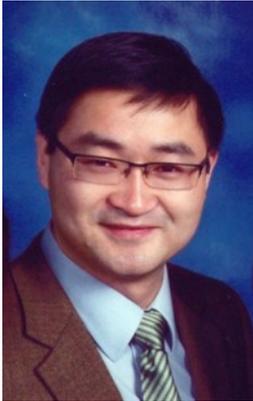


我的希望

——写给家长们的话



中文学校校长 陈峰

带儿子去上中文学校已经有四、五个年头了。在学校走廊里走来走去，一抬头就看见“有教无类”四个大字，黑白分明的挂在墙上，看得久了就熟视无睹，没有印在心上，对这四个字的理解也总是有点是是非非的感觉。现在做了校长，必须对学校的一树一木、一书一桌都要负责，自然要搞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，免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洋相。果然孔夫子说的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深远，而且到现在还是见仁见智。比较普遍的理解是：教育的对象是不分贫富贵贱的，只要肯学，（孔子我）都可以教，当然交一束风干肉作学费也是受欢迎的，因为孔子说过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。现在这四个字放在我们中文学校是再合适不过了，为什么呢？“有教无类”拿到我们这地儿，就是说：你，不管出生地在哪儿，说的是哪国语言，我都可以以中文授之。在这个理解范畴里，“类”是“教”的对象。对这四个字还有另一种理解，就是把“无类”作为“有教”的结果。就是说：因为（孔子我）教的好，弟子们都成材了，所以大家没有区别，都是A+学生。要是这样理解呢，就带来一个问题，不是每个老师都象孔子那样“诲人不倦”，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象孔子的七十二弟子那样个个“身通六艺”。所以要做到“无类”，放到中文学校，就是要求凡是五年级学生都能用中文写上一篇“我的爸爸妈妈”，字数不少于500字，凡是毕业班的学生都能用中文写上一篇“10年后的我”，字数不少于1000字。这两个“凡是”要求可比common core高上一大截，难度不小。以孔夫子的情商来说，估计不会给自己找麻烦，说出“只要归到我门下的，包找工作、包作成功人士”之类的话。更有可能的是前一种理解，就是（孔子我）大门朝东，广招子弟。当然从此学费（风干肉）有了保障并不是主要目的。

当初送“有教无类”匾额的初衷是什么已经无处可查，也无关紧要。关键是我们每个人是怎么理解的。几千年前读书识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孔门三千弟子交不起肉串的有人在。所以孔夫子“有教无类”在当时可是开创了义务教育的先河，保障了大批有志之才有学上，间接也起到了安置闲杂人员、和谐社会的作用，所以拿到了很多政府的合作项目。到了现在，我们不仅衣食无忧，而且有了优越的教育条件，那么有没有可能做到“有教无类”的第二层意思呢？

问了这样一个大问题，其实“做到”并不是目的。关键是如何去做。叶圣陶先生经常说“语文是用的”。他在编写《开明小学国语课本》时，总是强调课文要实用，贴近儿童的生活经历、学习兴趣。归纳起来，就是“学以致用”加上“因材施教”。说起来很容易，八个字而已，做起来却是千难万困。摆在眼前的就有几个现实的问题：教材是不是适用，师资是不是齐备，学习时间够不够。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愿不愿来中文学校学习。

年初的时候费国平校长询问我是否愿意做中文学校校长，我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。其实就在那个时间段，儿子非常不愿意周末上中文学校。每个星期“我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”的问题我需要回答几十遍，按时间分布为：星期一没有（才上完课，书包扔一边去了），星期二、三开始增加（意识到要写中文作业了，有意识的反抗），星期六达到高峰（作业没写完，第二天就要交，有紧迫感了），星期天早上没有（忙着赶作业呢，没时间了）。当然你要是从中得出我儿子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有仇只记一个星期是另一回事。当事人我是忙于寻找答案好堵住儿子的嘴，无暇他顾。最后有用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其他的都在长期的问答中被淘汰掉了。这一个儿子无法辩解，因为他无法选择自己不是“中国人”。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。后来面对“做不做校长”的问题，我想如果选择了Yes，那儿子就更没有选择了。所以费校长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却用它来回答了儿子的问题。其实我知道，如果我还是一个学童，无论“是中国人”，还是“爸爸是校长”，都不能回答“我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”这个问题。

过几年我的女儿就要开始上中文学校了。面临同样的问题，我该如何回答呢？我希望到时候我能对她说：“学习中文很有意思。”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愿，写下来和大家分享。

